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新地月刊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地

刊



一九三〇年六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新地社

發行者 上海新地月刊社

定價
每冊三角 預定全年十二冊
三元 半年六冊 一元六角
以內郵費在內 以外郵費另加

“新地”影印本出版說明

“新地”月刊，鲁迅主編，1930年6月出版，由新地月刊社发行。这个刊物事实上就是“萌芽”月刊的第六期，因为“萌芽”被禁，才改名“新地”，但也仅出了一期。“新地”月刊为25开本。1959年11月根据原書影印，共印2,500部。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地月刊

內 容

莫斯科郊外的少女們（三色版，K. F. Luona作）……卷首

——論 文——

我們爲什麼不是和平主義者（Josef

Lenz）……賀 非〔1〕

文化問題（盧波勒）……倩 霞〔11〕

中國無產階級文藝運動與左聯成立

的意義……乃 超〔41〕

“藝術論”譯序……魯 迅〔49〕

——文 藝 作 品——

“五卅”……方 文〔67〕

潰滅（A. 法兌耶夫）……魯 迅〔105〕

詩選……K. F. 等〔127〕

老祖母	秋 楓	(153)
笑的海	蠟 濤	(165)
在施粥場上(地方通信)	沈子良	(177)

——餘 載——

國外文化事業研究(三篇)	之本等	(185)
社會雜觀(十三篇)	一劍等	(221)
國內文藝消息	編 者	(259)
通信	陳正道等	(283)
編輯後記	編 者	(295)

爲什麼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

Josef Lenz 作 賀 菲 譯

對於戰爭的憎惡心，和那種想用一切的方法來阻止它的再發的意志，是所有的思慮着和痛切地體驗着這個‘偉大的時代’的人們的主要的感覺。但我們若不達到一種正確的認識時，則這種感覺還不能就算是‘事實’的保證。“澈底的意思”——馬克思說——“是要捉握住一件事情的根源。”要想澈底地消滅戰爭時，我們必需先認識它的根源而把這些根源預先消滅了。

第一，我們不要把戰爭看成一種孤立的東西，而以爲這個

世界本來是很好的，因為有戰爭這種兇惡的事態發生所以壞了。我們應當反過來在戰爭上只認出了那規定現代人類之間一切的關係的社會秩序的最銳利的表現。戰爭並不因為它需要數百萬人的犧牲，便是可憎惡的。假設為完成一件高尚的事業我們不得不犧牲時，那末我們對於這種犧牲並不畏縮。這次戰爭之所以可憎者是因為數百萬人的生命都為着那最沒價值的事——即一小團各種的汲汲於暴利的獲得的人們的致富而犧牲了。但這種為着那無用的怠惰者的財富的增加而犧牲了人的生命與人的幸福的事，不僅在戰爭時是一種主要的定律，而同時還是在資本主義還存在的期間內的任何時的定律。

因此，在第一次資本主義世界戰爭時，有許多按着生活的情況講來本不是屬於無產階級，並且對於無產階級的命運還是完全不熟知的人們，都是在那被榨取者及被壓迫者的方面而爭鬥着的，這些人因為在戰爭上被反動的勢力當作了犧牲，所以他們便成功了那數百萬的無產階級所終身忍受着的悲慘的命運的共患者了。

這種認識的自然的結論是，我們應當把反對戰爭的爭鬥

當作一種反對那造成戰爭的社會秩序的爭鬥，即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爭鬭，並且在這種爭鬥上我們需要與那能夠而且願意傾覆這種社會秩序的唯一階級，即無產階級來協力合作。因此，我們要只是成一個和平主義者，一個普遍的和平的擁護者還嫌不夠。我們應當，假設我們真想消滅戰爭時，變成一個現代的社會秩序的生死敵，一個企圖它的破壞的覺悟的戰鬥者。

但是這種爭鬭是不能用和平的方法來進行的。那種基於原則的非難武力的教訓是一種適合於那揮使着武力的支配階級的利益的教訓。誰要不反抗罪惡，就等於助長罪惡。那種放棄武力的教訓就和那“服從權威！”的教訓有同樣的意義。

最近的歷史上的想用非武力的抵抗的方法來打破武力的統治的最大的試驗——即那在甘地的領導之下的印度的獨立運動已經是很悽慘地失敗了。那種想用和平的拒絕合作的方法來克服英國帝國主義的事已經證明它自身只是一個小市民的烏托邦，這種幻想只能妨害羣衆運動的進展，因而延長那印度民族的奴屬的期間。那派可敬的非武力主義的主張者們，在那種爲一個較好的世界而爭鬥的過程中，最好也不過是無用

的廢物，但他們要在民衆的心中得了勢時，他們還是要阻撓這種爭鬥的。

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的無產階級革命，指明了我們怎樣可以用實力來克服戰爭及那總是不斷地重新製造戰爭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制度。自從在一個國家裏無產階級得到勝利以來，自從那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建設了以來，這個世界便從根柢上改變面目了。在許多的市民國家之間的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的存在，同時又暗示着一種新的動因。和資本主義的國家之間的爲殖民地與原料出產地的戰爭相並着，這就是說，和那爲利權的保持及發展的帝國主義的戰爭相並着，現在又有一種新的戰爭出現在這世間了，那就是：市民國家與那個勞動者國家之間的戰爭。在帝國主義者方面，這次戰爭比一九一四年的戰爭還要兇惡的多。因爲它是能給那唯一的可以把人類從那武力的統治與壓迫中解救出來的勢力一種殘暴的打擊的。同時，在無產階級的勢力方面，這次戰爭又是一種唯一的正當的戰爭，因爲它對於那榨取的制度的打破及戰爭的廢除都是很有功用的。

因此，那官僚的市民的與統治者的和平主義現在又獲得

了一種它以前所沒有的另外的意義。在第一次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爭時，和平的口號已經能使人們在帝國主義的戰爭上堅持到底了。在掩堡各方面的每個‘祖國’都應當戰勝，以為保證和平。由這次戰爭中發生了國際聯盟，各大強國都聯合起來以保護那在聯合國戰勝後所規定的世界的分配。國際聯盟是完全沒有能力解決那帝國主義的各強國之間的真正的衝突的。但是，假設各帝國主義者的共通的利益要是這樣地要求時，它却很能組織一種勒令的戰爭來反對那唯一的和平的武力——蘇維埃同盟。那種為國際聯盟的和平的宣傳，與那種想藉着它的力量，它的審判，及像 Kellogg 條約地那種協定和軍備縮小等來保障和平的宣傳，現在被社會民主黨在第一線上努力進行着，但其結果第一便是造成那對無產國家的反動的戰爭的準備。‘和平主義者’如 Gerlach, Coudenhove, Stresemann, Briand, Breitscheid, Crispin, Mc Donald 與 Henderson 等都是十分自覺地用盡了各種和平的口號來準備那一切戰爭中的最反動的戰爭，即資本主義的‘文明’對布爾塞維克的世界戰爭。

國際聯盟的全部的‘和平工作’都是建設在這種觀念之上

的，就是：對於任何不肯服從這個帝國主義的同盟的裁判的國家，不管它是不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聯的列強都要實施一種勒令的戰爭的。那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命令它的擁護者們準備着反抗各種戰爭，除了那為國際聯盟所判可了的戰爭以外。但那無產階級的國家是不肯服從它的生死敵的裁判的，因此所有那些決定與威脅都很明顯地是對着那勞動者國家而發的了。

因此，那帝國主義的兇殺制度的真敵人第一先要為反對這種欺瞞大眾的和平主義而鬥爭。他們是不能和那些人們合作的——那些有意地或無意地藉着‘和平’的宣傳來擁護那為保存戰爭的制度而準備的戰爭的人們。

但無論如何，圍繞着 Kurt Hiller 還有一小羣‘革命的和平主義者’，他們願意把那反對戰爭的爭鬥和那為着建設社會主義的爭鬥結合起來，並且在那抵抗反動者的攻擊及擁護那社會主義的國家來反對市民的國家等事上，他們還認識了武力的必要。從這種傾向裏，恐怕有些人在危急的時候是要在那革命的無產階級方面而爭鬥的，但因這只不過是一種傾向，所以它的主要的效能還是使那些非戰者們避免那反對戰爭的有

效的戰鬪法。

兵役拒絕的教訓最能助長這種幻想，就是以爲不用那自覺的，有組織的，革命的大衆的爭鬪，個人就可以擺脫強迫人們爲利權的追逐去兇殺或被兇殺的野蠻的制度的。大衆的鬪爭是需要一種嚴密地訓練過的，權力集中的，國際的革命的組織的，像那在列寧的領導之下的共產國際根據着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戰爭的經驗所創造出來的組織一樣。誰要想不用這種組織而却用旁的方法來進行反帝國主義的戰爭的鬪爭時，那末當着這種鬪爭變激烈了的時候，他大概是要投到旁人的陣營裏去的。因爲那市民的公共的思想的力量是非常地大，誰要不用由一種堅定的，明確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觀念來和它對抗的時候，在實踐上他也就不會走上那種由上述的觀念而發生的爭鬪的路程了，

革命的和平主義者之承認革命的武力並不是無條件的，而是有條件的，有限制的。他們的意思只是指那防護上的武力——和一部分‘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樣。但這個問題却是錯誤的。攻擊與防護的區別，在更深一層的意義上，原是依着社會的狀態與鬪爭者的主要的利害而決定的。那爲救濟被榨

取者與被壓迫者而爭鬪的人 總是作着正當的鬪爭的，不啻他的戰鬪的方法，從表面上看來，是攻擊勢的，還是防守勢的。把自己總束縛在守勢的戰鬥一方面，或是承認內爭及社會主義的國家對市民的世界的革命的戰爭是有免避的可能的！這種事無異於放棄了那種不能免避的鬥爭的有意識的，有計畫的大膽的準備，而把那決定時間的選擇授與敵人。

現在我們在滿洲地方的衝突的進展上，已經看到帝國主義者是有意造成一種使無產階級的國家要採取一種啓蒙的態度環境的了。誰要視現在的‘和平’的保持——這種和平只不過是忽而公開，忽而祕密的對被榨取的大眾的內爭及帝國主義的戰爭的有組織的準備而已——較那為真正的和平而鬪爭的事更為有價值時，（這種真正的和平只有在所有的各國的資本主義都崩壞以後才能達到的）誰要不是全部地與那鬪爭的，國際的無產階級及那無產階級的國家結合起來時，誰要把那革命的勞動運動只看成那想超越一切階級的利害來團結起那些‘善良意志’的人們的可歡迎的和平運動的同盟者時：這個人在那現在已經顯現在世間的實際的戰鬪上一定要陷入那戰爭製造者的隊中去的，這種戰爭的製造者們都是在和平的口

號之下擁護着那只是永恆的戰爭的社會制度的。

——譯自Die Links kurve的1929年8月號——

文 化 問 題

—— 續 完 ——

1. 盧波勒着 倩霞譯

四 文化形式底承繼性

只有在革命進程中建立了普羅列塔利亞獨裁制的時候，
勞働羣衆前面，文化問題才獲得異樣的繁榮。這時，布爾喬
亞的國家機關破壞了，粉碎了，消滅了；而過渡期國家底政治
文化代之而興。但在純粹的文化上層建築中，形勢稍有不同。
我們知道：文化不是二十四小時所能重新組織的，也不是一道